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十二

實用編

六經類

樂

覩化第三

如漢律是有損而無益恐造化不如是也如李說是先益而後損恐造化不如是也律曆一道也如欲定律恐當從古今曆法從曆損益則十二律分寸自真分寸既真恐不必專倚候氣

律呂元聲律（莆田李文利　其分寸先加後減〇黃鍾　金谿黃積慶樂律管見分寸並同）

三寸九大呂四寸五太簇五寸四夾鍾六寸三姑洗七寸二仲呂
八寸一蕤賓九寸林鍾八寸四夷則七寸五南呂六寸六無射五
寸七應鍾四寸八

律呂正聲律　郎墨王邦直　分寸先加後減　其○黃鍾三寸九大呂四寸
八太簇五寸七夾鍾六寸六姑洗七寸五仲呂八寸四蕤賓九寸
林鍾八寸一夷則七寸二南呂六寸三無射五寸四應鍾四寸五

測影分數　漢四分曆先減後加　魏景初曆先減後加　宋應天曆先減後加　遼大明曆先減後加
冬至一丈三尺　一丈三尺三寸　一丈二尺七寸一分　一丈三尺
大寒一丈一尺三寸　一丈一尺　一丈一尺二寸一分　一丈一尺二寸
雨水七尺九寸五分　七尺九寸五分　八尺二寸一分　八尺一寸七分

節氣				
春分	五尺二寸五分	五尺二寸五分	五尺四寸三分	五尺三寸七分
穀雨	三尺二寸	三尺二寸	三尺三寸一分	二尺二寸六分
小滿	一尺九寸八分	一尺九寸八分	一尺九寸六分	一尺九寸九分
夏至	一尺五寸	一尺五寸	一尺四寸八分	一尺五寸
大暑	二尺	二尺	一尺七寸二分	一尺九寸九分
處暑	三尺三寸二分	三尺三寸三分	三尺三寸一分	三尺二寸六分
秋分	五尺五寸	五尺五寸二分	五尺四寸三分	五尺三寸七分
霜降	八尺四寸	八尺四寸	八尺二寸一分	八尺一寸七分
小雪	一丈一尺四寸	一丈一尺四寸	一丈一尺二寸一分	一丈一尺二寸

宋皇祐曆 前四曆見冬至後逐氣皆減夏至後逐氣皆加此一曆見冬至後逐日皆減夏至後

逐日皆加、

冬至後每日　舉五日以午中晷影　例其餘、

初日一丈三尺八寸五分

一日一丈三尺八寸四分八十一秒

二日一丈三尺八寸四分一十二秒

三日一丈三尺八寸三分二十七秒

四日一丈三尺八寸一分八十二秒

夏至後每日　舉五日以午中晷影　例其餘、

初日一尺五寸七分

一日一尺五寸七分五秒

二日一尺五寸七分二十一秒

三日一尺五寸七分四十九秒

四日一尺五寸七分八十六秒

造化消息冬至後以漸而減夏至後以漸而加試觀此五曆、自見古今諸曆、莫不皆然、其獨舉此五曆、乃舉一以例其餘、見前代亦如是、漢後代亦如是、宋正

統亦如是（漢宋）偏統亦如是（魏）中國亦如是（漢宋魏）外國亦如是（遼）皆冬至以後從損夏至以後從益與李王諸律冬至以後從益夏至以後從損不同恐元聲管見正聲未可爲一律準則也

擬候氣定律（前史云候氣之法置十二律管黃鍾九寸大呂八寸三分奇太簇八寸夾鍾七寸四分奇姑洗七寸一分仲呂六寸五分奇蕤賓六寸二分奇林鍾六寸夷則五寸五分奇南呂五寸三分無射四寸八分奇應鍾四寸六分奇於一密室冬從其方位斜埋地中令上與地平以葭灰實管中以羅縠覆其上每歲十二月各如月案候本月則本律灰飛它律灰皆不飛）○候氣說亦未嘗不是顧獨疑月令有言孟冬之月巳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孟春之月巳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矣天地之

氣如必應葭管而得則當其節候未交氣應未至彼上騰下降者果屬何物豈氣應者一氣而騰降者又一氣耶夫所謂其律幾寸幾分其律幾寸幾分必無論地高平地燥濕所在距地面皆幾寸幾分方可為其律幾寸幾分也今天下之大勢西北則處高東南則處下即撮土之區方寸之地固亦有此卑而彼則高非可以一律例論者彼按月所應氣能所在距地面皆幾寸幾分耶夫水氣也候消長即氣可知然亦有此未落而彼已消艸木氣也候榮瘁即氣可知然亦有此未彫而彼已謝何者地不同故也地有高卑

土有疏密即氣應亦宜有蚤晚先後安得此按月所應氣東西南北皆適距地面幾寸幾分無短長耶長安洛陽地安見其遂可為天地準則於此候氣能毫髮不爽耶造化既有升必有降必如候氣之說是天地之氣獨有升無降耶春分而後艸木敷榮式陽氣已出地無餘矣姑洗仲呂諸管將安施耶仲呂為四月之律其長凡六寸五分八厘有奇安有時至四月其陽氣猶然在地距地面尚六寸五分有奇者耶若陽氣當四月尚距地六寸五分然則二月三月四月此發育萬物者果何物耶彼謂冬至之氣距地面九

寸大寒之氣距地面八寸三分雨水之氣距地面八寸春分之氣距地面七寸四分穀雨之氣距地面七寸一分小滿之氣距地面六寸五分是每一月陽氣所升多不至七分少不過三分今四月小滿距地面尚六寸五分有奇則夏至而後陰已漸長陽必漸消陽氣又寧有出地時豈陽氣獨當潛伏地中更不必發揚地下也耶夫冬至陽生凡冬至以後上升者必陽氣也夏至陰生凡夏至以後上升者必陰氣也蕤賓五月律也今其說謂蕤賓之管長六寸二分八厘此必謂夏至之氣距地面六寸二分八釐不知此距

地面六寸二分八厘者。果陰氣抑陽氣耶。若夏至所升爲陽氣則自夏至以至大雪亦必皆陽氣天地間有陽必有陰今乃一歲十二月獨升陽不升陰有是理耶。若四月小滿距地面六寸五分八厘者爲陽氣而五月夏至距地面六寸二分八厘者爲陰氣則是此陰氣陽氣皆並在一區。小滿即陽氣應時而至夏至即陰氣應時而至吾不知其往來何道其轉換何時陰聚生於何鄉陽聚散於何所將陰入陽中以來抑陽入陰中以去。儻二氣參并而其氣愈升不幾於以五月而遽觸六月之管以六月而遽飛七月之灰

也耶芒種後即有濕有濕則灰必濕不能飛候律者欲蕤賓飛灰意必卜高燥地爲緹室以避濕地形高則得氣差不易豈此高燥地夏至所得氣距地面六寸二分而其他卑濕地亦但距地面六寸二分耶若高燥地距地面六寸二分而其它卑濕地土疏潤氣易升距地面或不過六寸一二分或不過五寸五六分是高燥地所得氣猶爲蕤賓而卑濕地所得氣已爲林鍾矣則又安在爲蕤賓六寸二分耶且應鍾已屬十月去冬至無幾矣而應鍾之管長四寸四分六厘其氣距地面猶四寸六分有奇則是陰氣距地四

寸即潛消入地陽氣距地六寸即潛消入地終一歲之內陰氣陽氣終不得出地少時將何以成升降成造化耶即信如其說氣距地八寸則太簇飛灰距地六寸則林鍾飛灰然氣來則混齊而至皆騰踊而升矣太簇管動即黃鍾大呂二管宜亦葭飛林鍾管動即黃大太夾姑仲蕤七管宜亦葭飛今曰某月則某律葭飛它皆不應是此氣有知已試管輒飛入未必試之管乃入耶夫候大呂時黃鍾管必猶在未去也候太簇時黃鍾大呂管必猶在未去也即令已去其穴孔必猶在穴恐在即氣出矣沈括乃以氣隨鍼出

相譬謂氣出則管虛然則是已試孔即氣升亦不當復入耶。然則是誰令以土築之。然則何不姑試令勿築以轉相參驗括亦宋高達士然則是京房幽謬之說括亦遂信之耶。世獨見漢志載天子常以日冬夏至躬御前殿權土灰候鍾律遂深信以爲固然夫候氣必土室。漢殿廷必以石。又可候耶。設在它便殿猶可前殿天子外朝其禁陛可土階耶。凡候氣必爲室三重戶閉其塗釁必周此殿廷可爲土室三重耶。三輔黃圖則漢宮闕皆在未央宮建章宮甘泉宮所統部庭軒無築有緹室耶。其說謂天子候進退於先後

六日之中漢天子即賢竊恐不再日即已倦先五日後五日則十日天子一日二日萬幾可十日待耶。設漢亦如周制以冬至享南郊以夏至享非郊則先五日天子且齋尚候氣耶。設謂志所云第天子御前殿遣八能於它所候氣非必天子自候則漢志所云殿中候用玉律十二此何說且不曰天子御前殿遣八能而必曰合八能之士權土灰候鍾律豈遣官謂耶。設不於殿陛或第令在它所候則八能各以候狀聞太史封上又可信耶附時毛奭蔡子元等候氣或初入月氣輒應或至中下旬始應或灰三五夜輒盡或

終一月始飛此又何詭帝所難牛弘弘所對是耶非耶十二枝斜埯地下内卑外高與信都芳輸扇二十有四枝月皆應之説尤屬欺謬信都芳必有它謬巧妖術而好奇者遂相緣飾以成其奸若仰觀雲色輙指天知孟春氣至則非齊時第當聽雲又不必候氣漢齊諸廷臣其深信不疑何耶夫尺長則入地深氣易得灰易飛尺短則入地淺氣未必即可得灰未必即可飛此亦定理也今隋志及云魏杜夔用後漢尺制律候氣尺度長灰不飛梁毛栖誠用古玉管及宋太史尺制律候灰乃飛是律短久飛律長反不飛耶

此其說亦易辨彼以是欺人主乃當世卒不寤即王世後卒亦不寤豈毛爽祖孝孫信都芳等凡爲此說皆此類耶且漢晉而來所制尺有短長至二寸有奇者有短長至三寸有奇者所云九寸八寸其將以何者定寸由元史曆志而觀郭守敬所紏前代冬至有誤先一日再日三日者有誤後一日再日三日者所云應候其將以何者爲候彼尺寸猶莫知何者寸爲真是彼節候日猶莫知何者日爲真是而猥云以其節候其氣果幾寸此誠可笑若候氣可定節候則緹室之法非但可以制樂且將可以授時頒歲時第令

一太常候氣已足又安所用馮相氏測景爲耶凡候氣所以作曆謂氣差則曆差當爲改曆耳然冬至曆已頒尚可改耶若候氣所以爲又明年曆則天地之氣俄頃變化可前定耶夫曆則逓年一更而律則一成不變謂候氣所以爲曆以防曆差則猶可耳律非歲改而月更者乃每月必候何爲者耶以余揆之冬至爲氣初冬至定則其它諸節候疑皆可定此誠當候當是時陽氣方在地中則冬至誠爲可候周官保章氏常以至日觀雲物以辨吉凶水旱亦此意也而鄒衍京房輩誤傳其說遂十二月每月必按誠屬無

當此其說唐貞觀而後已不見國史或唐宋已譏之而蔡季通當宋晚季猶因仍其說何哉大氐馬不至龜不呈即圖書亦未必不作今候氣必緹室取竹必弘農宜陽金門取葭莩必懷州河內特聖人用神道設教蓋人臣欲依託和氣猛氣衰氣之說必每月一按以感動人主人主欲假借此說以發明吾所定此律已得之天地之準非可圭撮致疑令天下可知而不可言可疑而不可知耳如是即令與天壤並峙何害若果謂有關禮樂非此即十二律無從所乎則漢帝前殿所合八能之士與齊引曹黎算陳山陽太守

當自知之。非不佞所敢知也

疑用古望臬分寸定律（西京銅望臬　金錯望臬　司天監景表尺　[illegible]一以例）

共餘（）望臬則以測景。晉荀勉宋丁度請以此參驗律則尤是。顧其所測地不過以中土陽城爲中。非必當天地之正中。以故所測或百年或數十年甚或第五六年四三年輒復改測。恐不可爲據。宋皇祐去周顯德時何幾。而皇祐曆視顯德欽天曆。冬至顯德則景長丈二尺八寸六分。皇祐則景長丈二尺八寸五分。夏至顯德則景長尺五寸一分。皇祐則景長尺五寸七分。此何以說。且何論年載久遠。即此年而課皇祐

己丑冬至則景長丈二尺八寸五分。其明年庚寅冬至則景長丈二尺八寸四分。夫景之短長悉由望臬乃差殊若此彼已自不能依以定曆又安能借以定律若前代望臬可以定律則有宋三百年間恐不必十八改曆思非敢以為信然矣

原理第四

理者何謂河圖洛書也圖書何以名理謂理從圖書出也古人以一黍之長一黍之廣至廷爭二十餘年誠以樂道精微稍令差微芒纖忽即已非樂是不可不其難其慎若思之以所測質諸圖書其

幸而粗合亦可謂無所不合矣弟恐語太繁則易厭故不敢多爲紀載此比第共一二大較云爾

一合河圖○造化之根在小餘不在大餘測律圖小餘五十四分者天數九地數六六九五十四是河圖天地之象也凡萬物皆虛一以象太極小餘五十四并所虛象太極之一合之爲五十五是河圖五十有五之象也

淵律圖次第連環損法合河圖次第連環對待之圖

邵子謂天地
體數四用着
三不用着一
故此方不用

二七

四九

淵律圖黃鐘九寸初減三分成大呂八寸
七與河圖初合南二非一爲三分相合
分細分八爲二東六北分米圖河
律九十七細八八分八減六寸十八呂大
非一合東八成九東三
合非六成九以十爲率
則九分乃減數自五丑
至巳午當減矣則律圖
黃鐘以後諸律皆減正
合此象上六律俱和
東故其當減之象見于
東北北上六律大淵發祂

測律圖次第論法合河圖次第地支音律之圖

西九合南二成十一南七合西四成十一以十分為半則十一乃加數自午未至亥子當加爽測律圖對質以後諸律皆加正合此象下六律自南而西故其當加之象見於西南此下六律大關鍵也

二七

測律圖林鍾四十二次加八分成夷則五十與河圖合南一卅六為八分相合

邵子謂天地體數四用者三不用者一故此方不用

一

[illegible][illegible]象天而河圖以圓為用則是樂不但出于洛書而亦出於河圖見圖書之不可分而為二矣然則其徵不用非六西四者何康節經世書曰天地體數四用者三而不用者一測律圖明合二七九皆合一三八是用者二明不用六皆不用四是不用者一記曰樂由陽來者也非之一六一為陽而六為陰故合一不合六西之四九九為陽而四為陰故合九不合四西非陰方則陰盛故避之而東南陽方則陽盛故不避所以見樂之率神而從天也

潤律圖合河圖連合之圖

南呂自九五十寸六分中分之九二十五寸八分以二十五寸八分爲子南少分寸自多八寸東合西九五十一寸六分中分之九二十五寸八分以二十五寸八分爲乘東少六分西少六分五十寸者律呂數也六分者律呂倍數也五十寸合乾策二百一十六分陽爻九合坤策七十二八卦之策數

洛書○樂自洛書來洛書之數四十有五倍之即九十故黄鍾終於九寸十二律始於蕤賓之三寸九故三寸九爲律呂之始數自蕤賓三寸九至黄鍾九寸凡相距五寸一分故五寸一分爲律呂之距數六律六呂數皆用六於四十五而少六即律呂始數之三寸九於四十五而多六即律呂距數之五寸一三寸九是六虧於四十五之內五寸一是六盈於四十五之外○測律圖用三八十十二十八而虛一二四五六七九十一不用者亦虛中以爲體數之意其所不用之一二四五六七九十一合之凡四十有五

與洛書四十五數相合是用者亦合洛書之數。不用者亦合洛書之數。此理最妙洛書之數凡四十有五洛書用九律呂從洛書來故亦當用九今以九爲則除蕤之三寸九夾鍾之六寸九太簇之七寸九黃鍾之九寸皆已得九不補矣林鍾四寸二二分於九數當補七分無射七寸二二分於九數當補七分應鍾八寸二二分於九數當補七分大呂八寸七七分於九數當補二一分姑洗五寸七七分於九數當補二一分仲呂四寸七七分於九數當補二一分夷則五寸無餘分於九數當補九分南呂六寸無餘分於九數當補

九分合林鍾所補之七分無射所補之七分應鍾所補之七分大呂所補之二分姑洗所補之二分仲呂所補之二分夷則所補之九分南呂所補之九分凡得四寸五分是補者亦合洛書四十五之數

測律圖次第連環損益法合洛書次第連環對待之圖

(二)

仲呂四寸七分而對蕤賓
洛書流行至七七之次即
合成十數測律圖自然合

(九)

此十此洛
[illegible]

(七)

[illegible]

三寸九少仲呂八分者蓋
為二三之對即為六二與六
洛書此八也應黃做此

(六)

九洛書流行至九九之次即八八之對
[illegible]

(一)

[illegible]

(四)

夾鐘六寸九分而對[illegible]
洛書流行至九九之次即為
成十數測律圖自然合此

[illegible]

四四之對即為八而與八合

(八)

(三)

[illegible]

洲律圖次第連環損益法合洛書次第連環對待之圖

[illegible]

㈡

㈨

㈣

以南九與北一相對除除其一則剩八故正中縱圖一之左

即為八是造化前一截八為關鍵矣測律圖黃鐘大呂蕤賓

林鍾損益之法初用三次用五合而成八正與此象相合

㈦

[illegible]

㈢

[illegible]

以東三與東北八相對除其三則剩五是重五又

為關鍵矣測律圖[illegible]

分[illegible]以三乘五為八分[illegible]以三乘五

為八分[illegible]五正與此象相合

㈧

㈥

㈠

測律圖分寸經圖合洛書及先天之圖

夷則申 五寸　南呂酉 六寸　無射戌 七寸二分　應鍾亥 八寸二分

上夷則五寸合下應鍾八寸二分得十三寸二分

林鍾未 四寸二分　黃鍾子 九寸

上林鍾四寸二分合下黃鍾九寸得十三寸二分

蕤賓午 三寸九分　大呂丑 八寸七分

上蕤賓三寸九分合下大呂八寸七分得十二寸六分

仲呂巳 四寸七分　姑洗辰 五寸三分　夾鍾卯 六寸九分　太簇寅 七寸九分

上仲呂四寸七分合下太簇　寸九得十二寸六分

此圖蓋倣洛書戴九履一及先天天地定位為之皆上下對待者黃鍾九寸蕤賓三寸九分合之得十二寸九分乃律呂始終數也今此圖上律合下律而共得四個十二寸九分即洛書上九合下一共得一十之象故曰合洛書其夷合應林合黃得十三寸二分蕤視十二寸九分多三分蕤合大仲合太得十二寸六分雖視十二寸九分少三分然合之得五十一寸六分總是四箇十二寸九分蓋以十三寸二分合十二寸六分得二十五寸八分二十五寸八分若是兩個三寸九分兩個九寸而合之是兩個十二寸九分也

測律圖分寸緯圖合洛書及先天之圖

仲 巳 中呂 四寸 六分

蕤賓 午 六寸 九分

林鍾 未 六寸

夷則 申 五寸

南呂 酉 六寸

無射 戌 十寸 分

應鍾 亥 分 六分

大呂 丑 七寸 六分

黃鍾 子 九寸

太簇 寅 八寸

夾鍾 卯 六寸 分

姑洗 辰 七寸 分

此橫圖蓋倣洛書左三右七及上下水火不相射爲之皆以律對待者律呂總數乃十二寸九分今此圖左律合右律兩兩得四個十二寸九分即洛書之三合右七共得一十之象故曰合洛書其仲合夾得九寸七雖視十二寸九分少三寸二分太合應得十六寸一雖視十二寸九分多三寸二分姑合南得十一寸七雖視十二寸九分少一寸二分夾合無十四寸一雖視十二寸九分多一寸二分然合之得廿五十一寸六分總是四個十二寸九分蓋以九寸七分合十六寸一分得二十五寸八分以十一寸七分合十四寸一分得二十五寸八分二十五寸八分者是兩個三寸九分兩個九寸而合之是兩個十二寸九分也

測律圖分寸斜圖合洛書及先天之圖

此斜圖蓋倣洛書二四為肩六八為足及先天山澤通氣雷風相薄為之皆斜線對待者律呂始終數乃十二寸九分合此圖以仲呂斜合應鍾以夷則斜合太簇以姑洗斜合無射以南呂斜合夾鍾而各得十二寸九分與洛書二八斜對以成一十四六斜對以成一十之數曰合洛書以四個十二寸九分分而為兩亦是二十五寸八分與橫圖橫圖直圖一致造化自然之妙如此

玩易第五

九五最尊、今獨無十寸九分者、以十近九故也、八亦近九、而有八寸九分者、以八在九之下、而十則加於九之上、故避十不避八、即易爻不曰初多凶、而曰三多凶之意、以初在一之下、而三則加於三之上也、九五最尊、今獨無十四寸九分者、以四近五故也、十六亦近五、而有十六寸九分者、以十四在五之內、而十六則出於五之外、故避四不避六、即易爻不曰上多懼、而曰四多懼之意、以四在五之內、而上則出於五之外也、

合易逆數○千古諸儒皆謂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乃伏義先天八卦乾坎艮震巽離坤兌乃文王後天八卦此說非也道理自混闢時即已備足豈伏義所能留豈文王所能補若如先儒之說是道理一定不移者而伏義得置之於南文王得移之於北天地間寧有此理愚謂乾坎艮震巽離坤兌即乾兌離震巽坎艮坤特乾坎艮震巽離坤兌乃順數而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乃逆數孔子謂易為逆數正謂此耳先儒此說以未知震巽乃天地之交乃陰陽闘爭搏擬之際故易曰雷風相薄伏義八卦以震先巽是自其生出

之序而言文王八卦以震先巽是自其流行之序而
言其實一而已矣土之爲物流行四時雖有定所實
無定位洪範以土置於水火木金之後是謂土有定
所曆法以土旺一十八日置於四季之末是謂土無
定位坤艮皆土也伏羲八卦以艮坤二土置於六卦
之末即洪範以土置於水火木金之後是指其有定
所而言文王以艮土參於上四卦坎巽之間以坤土
參於下四卦離兌之間即曆法以土寄旺於四季之
末是指其無定位而言今若以震巽相易以乾兌離
巽震坎佈爲圖而以坤土參於兌離之間以艮土參

於坎乾之間試自乾逆而數之則其序即爲乾坎艮震巽離坤兌故孔子以爲逆數律呂宮商角徵羽即宮徵商羽角與乾坎艮震巽離坤兌即乾兌離震巽坎艮坤無異特有順數逆數之別耳試置宮商角徵羽每音間一音逆數之即其序自爲宮徵商羽角或每音間二音順數之即其序自爲宮徵商羽角又試置宮徵商羽角每一音間二音逆數之即其序自爲宮商角徵羽或每音間一音順數之即其序自爲宮商角徵羽是宮徵商羽角與宮商角徵羽夫豈可以異視而先儒乃交爭互執彼此相非其亦未講於造

化合一不測之妙矣

邵子謂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則是而謂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則非巽乃六非五坎乃七非六艮乃八非七坤乃九非八詳見別卷此所謂巽五坎六艮七坤八特姑就先儒成說發明耳

合易反對○易卦多反對故樂調亦皆反對觀武王所用七律夷則之上宮即黃鍾之下宮太簇之下宮即無射之上宮則十二均宮商角徵羽五調每調皆當反對可知武王七律圖已詳見前篇內也蒙諸卦皆卦同而名異則黃鍾諸調宮調同而名異觀夷則之上宮武王

必名之曰羽黃鍾之下宮武王必名之曰厲太簇之下宮武王必名之曰宣無射之上宮武王必名之曰贏則十二律縱橫二十四調每調皆有名可知特名非人臣所敢定且武王名其樂曰厲曰宣曰贏而其後卒覆周者厲王興周者宣王代周者贏秦是樂道潛通造化寧容易作此槩世名臣所以竟囁嚅而未敢以請也

卦之有變爻既不失爲易則調之有變律又何足以病樂故吾茲以變爻與變律悉陳布爲圖以見脗合如欲音節不相陵犯此第在度曲者於一調之間善

爲調適自可以韵叶宫商角徵羽成曲矣

稽疇第六

箕疇自圖書出然必自河圖變洛書然後範成範九數樂九數知範然後知樂必如前代之説是範第出於書而非出於圖聖人亦不必則圖書作易矣夫洪範五行而已矣水火非有形無可以考驗聲律其自餘凡玉凡石皆土屬也凡穀黍皆木屬也凡金鐵銅皆金屬也欲定律恩以爲與其求於黍與玉管於玉律於鐵權銅斛銅龠然則何不獨歸本洪範則豈不猶爲守約乎哉

洪範多倣河圖而作王待制以爲非出圖恐非先儒以爲盡倣洛書非也天地之間非潛而南見德所以黙宰于中者故箕子因河圖之北六而以六三德陳位於北事所以發揮於外者故箕子因河圖之南二而以二五事陳位於南五事爲貌言視聽思爲恭從明聰睿爲肅乂哲謀聖聖人以天聰天明南面而聽天下則五事正宜在南聖人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則三德正宜在北若謂倣於洛書則六三德偏於西北二五事偏於西南是聖人之天德天事皆當以偏而不必以正以此

爲說恐箕子不如是也若謂西北爲乾以三德居於西北或者欲武王潛養乾德則西北乃退居之乾非南面嚮明之乾不可以垂衣而治以此爲說恐箕子不如是也五行默運於兩間而無迹者也三德潛通於天載而無聲者也故箕子因河圖一六在北而即以六三德與一五行同位於北卜筮天道也五事亦天道也故箕子因河圖二七在南而即以二五事與七稽疑同位於南八政之修舉在人庶徵之應感在天天人之理毫不可誣故因河圖三八在東而即以三八政與八庶徵同位於東攸好德與惡則所以成

此福極者歲月日與星辰則所以成此曆數者故因河圖四九在西而即以九福極與四五紀同位於西是同方之五行乃所以近防三德者同方之稽疑乃所以近防五事者同方之庶徵乃所以近防八政者同方之五紀乃所以近防福極者若曰如一德一行不修一事一政不備則五行之造化庶徵之災祥稽疑之鬼神皆隨在起而應之甚至歲月日脩短之曆數皆可以龜卜而數計是箕子之微意必如是然後可以垂訓若以爲做于洛書則德自爲德而應自爲應天自爲天而人自爲人將何以警動人主從此爲

說恐箕子不如是也河圖之中五五也河圖之中十
兩其五亦五也皇極一也稽疑之雨霽蒙驛克貞悔
七也庶徵之雨暘燠寒風五也五行在北五事在南
庶徵在東五紀在西是河圖之中五運而爲南北東
西之五而四方皆已有五即洪範錫汝保極之意若
如洛書是東南有五紀之五東北有庶徵之五西南
有五事之五而東北何獨有五且四隅猶然有五而
東西何獨無五何以成會極歸極以是爲說恐箕子
不如是也夫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
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是河圖

也、非洛書也、洪範之爲貌爲恭爲肅爲雨爲露爲狂莫非言水、爲言爲從爲乂爲齊爲暘爲僭莫非言火、爲視爲明爲晢爲蒙爲燠爲豫莫非言木、爲聽爲聰爲謀爲驛爲寒爲急莫非言金、爲思爲睿爲聖爲克爲風爲蒙莫非言土、則洪範之本於河圖已自可見、彼洛書既非有水火木金土之說、又安得謂洪範盡倣洛書也、夫此九疇也、自其四方之定數言之、以北一之五行、合北六之三德、得八、以南二之五事、合南七之稽疑、得十二、以東三之八政、合東八之庶徵、得十三、以西四之五紀、合西九之五福六極、得十六、以

北之八南之十二合東之十三西之十六得四十有九以自其連合之定數言之其自北左旋以北五行之五三德之三合東八政之八庶徵之五得二十有一以南五事之五稽疑之七合西五紀之五五福之五六極之六得二十有八以二十有一合二十有八亦得四十有九其自南右旋以南五事之五稽疑之七合東八政之八庶徵之五得二十有五以北五行之五三德之三合西五紀之五五福之五六極之六得二十有四以二十有五合二十有四亦得四十有九必如是而後可以為其用四十有九若如洛書則

南北東西之數與大衍四十有九之數皆不甚相合安得謂洪範盡倣洛書也若洪範果倣于河圖而非盡倣於洛書則範之五皇極居中當亦以姑之五寸七夷之五寸並置於中合之為一十口寸七分範之六三德在北當亦以夾之六寸九南之六寸並置於北合之為一十二寸九分範之七稽疑在南當亦以太之七寸九無之七寸二並置於南合之為一十五寸一分範之三八政八庶徵在東當亦以蕤之三寸九大之八寸七應之八寸二並置於東合之為二十口寸八分範之四五紀九福極在西當亦以仲之四

寸七林之四寸二黃之九寸並置於西合之爲一十七寸九分夫律之成數十二寸九分也律之距數五寸一分也律之始數三寸九分也律之終數九寸也今五寸一分在南而即應律之距數十二寸九分在北而即應律之成數三寸九分在東而即應律之始數九寸在西而即應律之終數是謂合律北西體靜靜則不變而北西之小餘果皆九分東南主動動則必變而南東之小餘又以南之一分合東之八分而亦得九分是謂合律況東秋之三寸九既爲九而合東大之八寸七東應之八寸二亦爲九西黃之九寸

既爲九而合西仲之四寸七西林之四寸二亦爲九。則十二律用九之象渾然一九疇用九之象又安可謂河圖體方與洪範九疇不合。遂斷然以洪範爲畫倣洛書也哉知洪範但有五行而無七行。則律呂但有五音而必無二變抑又明矣。

洪範做河

以昇數之五運乎北為五行而成五惡於南為五事而成五福於東為庶徵而成五運於西為九紀而成五即所謂錯之綜也

北主衍故常貴於北極以三德而五行之下見備其淵

造化之五行聽命于

圖之圖

北以三南以七東以八西以五

六環向中五即所謂會極歸極

行 德

三德以爲吉凶

[illegible]

八政

庶徵

[illegible]

王省惟歲

卿士惟月

師尹惟日

庶民惟星

[illegible]

律呂合河圖洪範圖

洛書洪範圖爲方本九五而河圖洪範圖爲九者惟一可見洛書體圓河圖體方

南方體動備以南一分分東八寸而成九分

南

無 七寸二分

太 七寸九分

中

夷 五寸

姑 七寸七分

洛書洪範圖無八而河圖洪範圖有八猶九爲圓八爲方各不失其本體也

律呂合洛書洪範圖

南 黃九寸 合律呂數

西南 仲呂 林鍾 凡八寸九分

姑洗 夾鍾 凡一十四寸七分

西 大呂 凡十五寸六分

北 凡三十寸九分

河圖洛書相爲表裏洪範既經大衍之後則河圖之内自有洛書不必以圖書分爲二致但思依洛書陳布律位易西南無律北亦無律故謂其與律呂不合豈樂乃大道純陽無陰而北爲先天坤位西南爲後天坤位故十二律不與北二方相構耶然此圖中爲九寸東北西北東南西南皆爲九分是五九四十五既正合洛書之　而四方爲九者五又正合洪範九疇之象則亦未可謂洪範非徵於洛書也

疑粲黍定律洪範木屬〇髮幾程十日程衣幾稱度幾杪權幾稃量幾粟古人以權度爲程度皆從禾意蒼頡始作字亦必以粲黍生度量權衡良是思安敢以爲疑然亦須得秬黍。秬黍出河東上黨羊頭山大雅謂誕降嘉種、維秬維秠、許愼云秬一稃二米、又云一秬二米、則疑必一稃二米者乃是古人以秬黍和鬱金艸爲酒、謂之秬鬯、必灌祼乃用之周召有大功王室、天子享以祼禮、如所以享先王、乃用秬鬯、洛誥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與江漢秬鬯一卣可見此皆謂秬黍不常有而可貴欲借此以别重、今唐宋

取諸民間定律，輒動至數十百斛，安所得秬黍如許乎。設秬黍世多有，不足言奇貴，則後漢任城縣產秬黍二斛八斗，皆一稃二米，漢史輒大書稱爲上瑞，此何謂乎。秬黍既奇貴不多有，則唐宋所徵取，必皆一米黍，河東謂之黑黍，此安可探律。即令間有之，度民間恐它用無以應，亦未必皆上有司。竊意世主探律時，河東未必產秬，產秬時，世主未必探律，或兩不會逢其適，豈秦漢所傳律，果周成宣漢任城縣秬黍所定者耶。即宋乾德時上所出大內黍，云果出潞州上黨，又可信耶。是秬黍非秬黍，猶然不可知，乃阮逸則

爭方積。房庶則爭圓積。李照則以縱黍纍尺。胡瑗則以横黍纍尺。范鎮則主圓積。馮元則主横黍。荀勗則以尺生黍。鄧保信則以黍生尺。漢晉則以一黍之廣爲分。元魏則以一黍之長爲分。永平則以十二黍爲寸。景祐則以十黍爲寸。公孫崇則以十二黍爲寸。劉芳則以十黍爲寸。且阮逸用大黍鄧保信用長黍李照用京縣秬黍皇祐用烏圓小黍此以彼爲非彼以此爲非紛紛藉藉殆如聚訟爭之至二十餘年。猶然未已此何爲乎。就而課之諸家之説郎非必盡無長短顧思獨以爲天下理而已矣至於黍郎令果上黨

羊頭山吾欲令律長亦微可易以大吾欲令律短亦微可易以細何者地有肥磽即所產有細大秬秠即和氣所產吾但能必其皆一稃二米安能必其皆細大適均吾將以何者爲定乎哉絫黍之說謂其爲神道設教則是令黃鍾九寸雖定而大呂以下尚不知其律幾寸其律幾分乃忿爭於一黍一撮之間醜詆於一微一芒之際是何其放飯流歠而虛爲此紛紛也。

疑用古玉律分寸定律。洪範王圖○舜昭華玉琯考鍾玉琯 周姑洗玉律小呂玉律古玉律八枚古鍾若 漢故鍾樂一以例其餘 ○大氐廷議則論者必

爭同異而角爲勝不勝輙陰使人挾持先古陳寶物故佯爲不知相獻遺曰吾掘地得之何所或曰吾得之某冢墓或曰吾得之敗亡國某遺臣故老之家即勝者亦意疑不勝者其中心非必降欲假託以爲信故曩時詐欺者往往多有之吾不能更僕不然平時此等物皆安在吾不聞有獻遺及一旦廷議發井田文於野地得周尺即陳勰掘地得古尺非吳人掘地得銀尺即郡國得漢故鐘并汲郡發六國時魏襄王冢得周玉律及鐘磬即零陵奚景於泠道舜祠下得玉律何神物出適不先不後乃爾也荀勗與阮咸爭

律惡之出咸爲始平相何周尺遂獨現始平野地田父彼何知非誤以爲石棄去之即寶以爲玉斯藏之矣縱微以告語人亦未必聞天下天下何從知始平田父得周時玉尺也咸素善鐘律此玉尺意必咸已先得愛其古轍據依此制作律與荀勗爭短長及不勝得始平以其遂歲令田父爲此安見其果周時物也即令果周尺當時天王業久不省方矣意所在四方尺短者自短長者自長豈必盡武王權量初制又何足據依也舜所至同律度量衡贄帛贄玉意其葬必以玉殉奚文學之說良是然自漢距虞幾千百年

矣彼玉律猶在耶即令果在疑舜祠下必尚有它實玉今獨得玉律一何說也唐虞縣大喪禮疑必尚簡舜道崩乃遂以玉律葬耶

疑用古權量分寸定律洪範金鑄○漢劉歆銅斛漢蔡邕銅龠漢蕭漢銅斛魏杜夔斛後周玉十玉升皆量爲舉一以例其餘周人泉秦鐵秤權漢錯刀環漢貨泉貨布後魏銅權後周玉秤皆權爲舉一以例其餘○以一龠之黍千二百爲黃鍾之實以生合升斗斛以千二百黍重十二銖爲黃鍾之重以生兩斤鈞石○先儒謂度量權衡生於黃鍾而今若必待斛龠泉布而後徵律則是度量權衡不生於黃鍾而黃鍾反生於度量權衡思不知其可也夫從穀得禾復從禾以得穀因尺裁尺

復執尺以定尺盈天地間若此類何限則即令以律生量衡而又復以量衡生律何害況苟勉丁度所謂以古雅器徵律夫以器徵律以律徵器則徵獨可以相成而且可藉手以正秫前代之失令後世有所憑依思何敢以爲非是第見謂秬黍既非必果一稃二米則累黍之初已不可爲典則累黍差則斛龠泉布皆差況大泉漢晉時所僞託大泉亡論即長安秦鐵秤開皇秦金版并州漢銅權建德殿漢圓石安知其果如初否也嗟嗟上三下二參天兩地圓而含方左一右二其圓象規其重二均漢書量烏足及此是周

官所謂嘉量也。馮翊府銅甬顧誠何如。今誠得周嘉量而參之。思豈慶律呂哉。

疑用古尺分寸定律。洪範七金屬。周尺　劉歆銅斛尺　建武銅尺　晉前尺　祖冲之銅尺　累黍一以同其餘。以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爲黃鍾之長一爲一分以生寸尺丈引。

所謂欲探律、與其獨倚重黍、又不若準於尺。此非謂欲但準周尺、漢劉歆銅斛尺、後漢建武銅尺、荀勗晉前尺祖冲之所傳銅尺、猶疑律曆一道。尺所以制律亦所以測景。今漢尺是而漢曆卒差。晉尺是而晉曆卒差何也。設謂天運潛移、曆有歲差、則律之與曆皆稟氣於造化。恐未有曆已潛移、而律獨不移者。若律

亦潛移則景祐康定間去周漢晉幾千年矣而周尺劉歆銅斛尺建武銅尺晉前尺宋猶欲取以準律何也六所謂歲差蓋總統運候而參併言之當作曆時已設為歲差以總運候非歲差外復存所謂天運潛移者如是則尺既不差而曆亦宜不差今尺是而曆獨非此又何說也必欲為歆等解第當曰劉歆作尺而非得與太初曆同時蔡邕作尺而非得與四分曆同時皆尺改而曆未改則猶可援以相借然荀勗親在泰始用其尺定律則是而借其尺測景則非其又何也夫測景之地疑必當天地之正中而後其所測

始得眞陽城非天中地也此不過因周公卜洛之說而姑存之況此一役也爲崇山所蔽虧有遠近則其景有短長又凡測非極大約率千里而差一度有奇皆不可不知必景信而後尺信必尺信而後律信何輕言律度也唐虞三代時其幅幁不及萬里諸夏以外非輶跡可至將安所施土圭望心自有樂土圭之說爲後世探律者設耳然亦唯聖人爲不假闚探而自得元聲其自餘則非膺求於天地之內道表於天地之正中而彼其所測景吾安敢遽信非勝國統一華夷令郭守敬得南抵朱崖北踰鐵勒而彼其所測

景吾安敢遽信非守敬聰悟絕倫稚有機智所創授時曆多前人所未發而彼其景表尺吾安敢遽信令其尺視市尺僅得八寸最號得中即今欽天監表尺是矣然人言郭曆亦已差則其尺又復有說如必欲探律假但當詳定合朔及日月交食使尺但聽命於曆而曆不聽命於尺必合朔交食與所推方位時刻皆分杪微芒不爽然後曆信曆信則其尺亦信夫然後可用以定律顧合朔交食在天必非可察見毫末又惡能令分杪微芒不爽也愚以管徵仲宮八十一商七十二角六十四徵五十四羽四十八之說推之

皆鐘除零則是十二律但當論寸分。而不必有厘毫絲忽。秦漢相傳律乃必云某律幾厘幾毫幾絲幾忽幾初何也彼其意徒欲及微杪以示精。然非律本分矣。

〔疑周有兩尺〕洪範士 金鶚 ○謂西周有兩尺不敢信周制度量等既須自内宰使司市質人掌稽之歲時猶必遣合方氏大行人行天下同度量使齊一安肯令天下有兩尺陳祥道引王制步說范鎮引周禮璧羨說謂周法八寸十寸皆為尺然則周武所謂權量何物也周既非有兩尺則荀勗倣周禮所造惡知是否安可命為周尺宋祁曰大臨柰何獨深信乃爾

〔疑九分不可爲寸〕附〇問八寸不可爲尺漢九分乃可爲寸乎設九分可爲寸九寸可爲尺則黃鍾其長一尺何不曰黃鍾一尺乃必曰其長九寸乎數成於十黃積廢辨之明甚思無用覆說爲矣

本數第七

〔數略〕〇造化有大數有中數如五十五二十五三十二百一十六一百四十四四十五四十九一百口八七十二二百八十五十四一十二二十四皆數之最大者凡數不問十百千萬但以所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爲數如萬物之數爲萬一千五百二十凡千

一百五廿二與一十一萬五千二百一百一十五萬

二千皆萬物數也曆家推步以一萬即一百以十萬

即一百蓋有以識此矣必知此然後可以言樂

分調第八

十二律寸分既已得即分調爲一百八或更爲二

百一十六無不可第記稱樂統同似不妄分異太

過今謬擬縱圖一十二圖橫圖一十二圖以象十

有二月合縱圖爲二十四圖以象二十四氣每均

五調每調五音凡一均二十五調以象天數二十

有五十二均凡三百調以象地數三十共上宮自

上而下下宮自下而上皆大率一本國語此圖布而所謂清宮清商清角慢角所謂下徵流徵清徵然後坦然明白大黃鍾一均而縱圖三十餘圖其脗合一至於是亦可以見律呂天然自有之妙非人力可能強致

清宮清商清角下徵說（）雅樂有清宮清商清角下徵（下徵即清徵以其在角之後其數愈少不可名清故名爲下徵其實即清徵也商聲相傳皆呼下徵故從舊稱）而獨無清羽者以羽居五調之末更無它調相較以知其孰爲正羽孰爲清羽故獨無清羽之名至於宮商角徵則皆有可得而相較者若羽調之數少

而徵調之數多則徵調謂之正徵如羽調之數多而徵調之數少則徵調謂之清徵如徵調之數少而角調之數多則角調謂之正角如徵調之數多而角調之數少則角調謂之清角如角調之數少而商調之數多則商調謂之正商如角調之數多而商調之數少則商調謂之清商如商調之數少而宮調之數多則宮調謂之正宮如商調之數多而宮調之數少則宮調謂之清宮。竊觀漢魏遞傳惟載小雅黃鍾清宮六調、國風無射清商六調，及前史惟載清角下徵而獨無清羽，則雅樂有清角下徵可見，特有司失其傳以

太簇半律爲清商姑洗半律爲清角林鍾半律爲下徵故令疑者謂清宮清商清角下徵皆非雅樂而信其必有正有清者又曲爲之說設爲少商少徵少羽清羽謬羽以足之不知往籍所載曷嘗有清羽謬羽少羽之調亦曷嘗有清羽謬羽少羽之名凡爲此論皆由不知羽調居五調之末無它調可以相課故耳至於慢角流徵則皆新聲豈可令其亂雅而亦以姑應蕤大及林太南姑諸律被之也哉古有清宮清商清角清徵而無清羽故有四清之說豈後世失其傳徒聞四清之說而不知何者爲四清遂以黃大太夾及黃林太南當之數○用宮逐羽自均自上而下初律謂之宮次三謂之商次二謂之角次四謂之徵次五謂

謂之羽則次五乃羽位非宮位也而先王制樂乃以下宮居於羽調之羽位此其迹似于以宮逐羽豈並說所從來已久而秦漢莫能曉解遂一變爲用宮逐羽而清角生引商刻羽而流徵成之說耶宮調既有上宮而羽調又爲下宮是之謂用宮逐羽商調既爲上商而徵調又爲下商是之謂引商刻羽漢人用宮逐羽移宮換羽之說皆是時聞其名而不知其義故遂墮於旁岐曲徑于此怪耳

○清商說

往說謂太簇乃黃鍾之商仲呂宮調以太簇爲羽調樂起羽凡以羽起太簇用太簇之半律而以太南姑應蕤大夷夾無仲爲序若謂之清商大五音皆虛位無定律商非有定數定聲太簇非商也商且無定數定聲則清商從何徙數使非寸角調相較何以知其爲清商令乃猥徇漢儒之說既專詁太簇爲商又尊括太簇半律爲清商過矣過矣至于謂黃大太夾蕤爲均其聲過大必收用清商爲宮不用本律加黃鍾宮調必收用清商起夾夾鍾宮調必收用清商起仲仲呂宮調必收用清商起林夾則宮調必收用清商起黃無射宮調必收川清商起黃則尤屬無請樂有當由濁至清者則律當由大至細樂有當由清至濁

者則律當由細至大律之細大皆有定體特隨宜制作存乎其人令若病其聲人復降從它律起調是黃鍾宮之用清商降從夾鍾起調者即與夾鍾為宮無異何不即曰夾鍾為宮乃必曰黃鍾為宮者降而以夾鍾為宮耶不知此黃鍾降從夾鍾為宮者或即夾鍾之宮抑所降夾鍾宮之外復別有夾鍾宮耶若所降夾鍾宮之外復有夾鍾之宮則此夾鍾兩宮何以差別黃鍾既以聲大降從夾鍾大呂又以聲大降從姑洗然則是夾姑皆有兩宮獨黃大皆無本宮聲耶此說一謬遂使前代準乎琴律至今古節商孔夾在宮孔之上而以後出之孔為宮甚至宋代遂以大樂罷名為清商罷其誤如是然則是黃大既以聲大非用又何必有黃大二律耶清商既非則凡古樂所清商諸曲恐非必然余說然後清商之所以為清商可一言而曉然明白矣

○清角

注說謂姑洗乃黃鍾之角林鍾宮調以姑洗為羽屬樂起羽凡以羽

起姑洗用姑洗之半律而以姑應蕤大夷夾無射黃林為停謂之清角此蓋自漢儒誤以姑洗為角而愈失之角非有定位姑洗非角也姑洗既非角則姑洗之半律安得為清角若姑洗果為角但當從然[illegible]起

旹何至更追本其所自曰林鍾以姑洗為羽姑洗自林鍾起宮又何必叓推本所自始曰姑洗乃黃鍾之角當自黃鍾起調耶至于目姑洗為宮蕤賓為商林鍾為角南呂為變徵應鍾為徵黃鍾為羽太簇為變徵謂之淸角尤屬應說即如新書凡十二均律調之律亦必至第四律第五律方二律側嚮今弟二律乃蕤賓而第三律即為林鍾與蕤賓用桉則古無此制必如余說然後淸角之所以為淸角可一言而曉然明白矣

○下徵

往說謂林鍾乃黃鍾之徵無射宮調以林鍾為羽周樂起羽凡以羽起林鍾用林鍾之半律而以林太南姑應蕤大夾夷無仲黃林為序者謂之下徵止蕤自蕤謂淺以林鍾為徵而愈失之徵非有定位林鍾非徵也林鍾既非徵則林鍾之半律安得為下徵且同聲既六以于二聲為之齊量禮記亦謂尤音六律十二音適損為宮則是樂但有十二律安得有十徵無半律又安淸有下徵若謂下後之調以林鍾為宮南呂為商應鍾為角黃鍾為變徵太簇為徵姑洗為羽蕤賓為變宮所用林南應黃太姑蕤之七律即黃鍾宮調黃太姑蕤林南下七比律謂之為宮徵之相應則五音既無變宮變徵以

安得指黃鍾之爲變徵蕤賓之爲變宮者謂之下徵耶

樂統同説○縱橫十二均分之雖六十其調而總之不過各一十二調以縱圖言之黃鍾之宮調即姑洗之羽調蕤賓之徵調夷則之角調無射之商調黃鍾之商調即太簇之宮調蕤賓之羽調夷則之徵調無射之角調黃鍾之角調即太簇之商調姑洗之宮調夷則之羽調無射之徵調蕤賓之宮調即無射之羽調黃鍾之徵調太簇之角調姑洗之商調蕤賓之商調即夷則之宮調黃鍾之羽調太簇之徵調姑洗之角調蕤賓之角調即夷則之商調無射之宮調太簇

耗同之義發揮殆盡

之羽調姑洗之徵調譬之三代明堂之制青陽之左个即玄堂之右个青陽之右个即明堂之左个明堂之右个即總章之左个總章之右个即玄堂之左个併中間太室太廟析觀之凡十有三室而合觀之不過九室此皆聖人精意非凡近所能識何者凡樂必合五調而後成均必通一均而後論樂自一調五律而論某均之某調即某均之某調其調雖同合五調二十五律而論則彼均前後之四調非此均前後之四調其調自異譬之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之八卦其三畫之卦畫曷嘗不同而分置此八卦於其卦某卦

之上下其六畫之卦義曷嘗不與樂之爲樂合觀之至于一百二十調而析觀之不過二十四調此與易之爲易合觀之至于六十四卦而析觀之不過八卦何異蔡季通律呂新書雖未免泥於漢律至其所載六十調黃鍾之宮即太簇之商姑洗之角林鍾之徵南呂之羽黃鍾之商即太簇之角姑洗之徵林鍾之羽無射之宮黃鍾之角即夾鍾之徵仲呂之羽夷則之宮無射之商蕤賓之宮即夷則之商無射之角大呂之徵夾鍾之羽蕤賓之商即夷則之角應鍾之徵太呂之羽姑洗之宮蕤賓之角即南呂之徵應鍾之

羽太簇之宮姑洗之商則正得樂統同之精意而先儒反以雷同譏之是何異於譏六十四卦不過八卦而謂易為雷同重復者哉

調必有名說○

先儒第言樂慨誣譏京房六十律以為非房病在不知樂。不在設六十律樂猶易也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十二律即乾兌離震八卦也京房包育執始丙盛分動六十律即屯蒙需訟六十四卦也易可以八卦分為六十四卦何獨十二律不當分為六十律哉且宰推六十朱子作易學啟蒙既以六十四卦復分為四千九十六卦則此六十律即如錢樂之[illegible]分為合欲姜動亨素明慶三百六十律舊宮第[illegible]樂之非其人恐不當不知而作耳思以為十[illegible]素定數不必增律矣而六十調則俱當名之舊者吏則之上宮而武丁必名之曰羽太簇之下宮而武丁必名之曰賓凡周頌所謂武典桓與敍皆調名周室既如凡意唐虞夏商求必如是不知漢以後何自遂失之愚以為止縱橫一百二

十詞似宜一一徵附製錫之詞名若包犧所以名卦周武所以名爻名貫者每一詞必一名每名但一字以配大易六十四卦其命名必按視詞居何均均屬何詞詞爲何律

甤賓說○甤賓居午則午位正居中指且在指端而中指視它指獨最長則甤賓似最尊太微爲天帝外朝其垣近翼軫○翼軫在南而甤賓亦在南則甤賓似最尊孔子曰離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離而甤賓在午在南則甤賓似最尊乾爲天爲君爲父而乾既在南甤賓亦在南則甤賓似最尊九爲乾而洛書九在南河圖以二七合成九亦在南則甤賓似最尊子在下爲潛龍午在上爲飛

龍在天則㽔賓似最尊皇極居五位而㽔賓居五月獨當天地之中則㽔賓似最尊洪範聰明睿哲聖皆在南則㽔賓似最尊心爲天君而心屬南方則㽔賓似最尊禮記月令仲冬之月既曰律中黃鍾而中央土之月又曰律中黃鍾之宮是黃鍾居十一月而黃鍾之宮則居五月黃鍾之宮非即黃鍾也含少之說即黃鍾宮之說而呂覽以三寸九爲黃鍾宮之含少是亦謂黃鍾之宮非謂黃鍾也黃鍾宮參其九得三九二十七兩其六得一六一十二合之得三寸九分爲元聲元化之所託始至幾至微尊無二上而㽔賓

亦三寸九其毫釐絲忽與黃鍾宮難可剖判故其字獨從生爲十二律之所自始其尊視黃鍾但下一等。與黃鍾相爲對待。今欲知黃鍾宮與蕤賓之辨亦無它妙巧但以十二律次第循序順布。而蕤賓適居中心者即爲黃鍾宮。以當中心無爲以守至正之象。其自餘凡蕤賓之或上或下或左或右。皆但爲蕤賓而非黃鍾言即蕤賓居中而非居中心。亦但爲蕤賓而非黃鍾宮。蓋至余所布二十四圖惟黃鍾縱調黃鍾橫調皆蕤賓正居中心。而其它十一均皆不然。然後知黃鍾縱橫圖内此居中之蕤賓乃黃鍾宮而非蕤

賓。何造化之胎合一至此哉。夫本爲蕤賓。而損爲黃鍾宮。且既爲黃鍾均。而黃鍾不居中心。蕤賓反居中心者。蓋黃鍾爲十二律之始。而黃鍾之中心又爲黃鍾之所自始黃鍾一均。徵首徵尾皆爲黃鍾而其正中則黃鍾之心故必以蕤賓之元聲居之譬之猶日爲太陽。而中之一點反爲陰精。月爲太陰。而中之一點反爲陽精。日望在房卯爲陰精而反日房日兔月望在卯爲陽精而反日月烏即此義火旺在午[illegible]反在於子。水旺於子。而其胎反在於午。陰陽[illegible]在午胎在未生在申冠帶在戌臨官在亥帝旺在子之謂黃爲子子爲水蕤爲午午爲火黃鍾一均徵首徵尾皆黃鍾子律即所謂帝旺在子蕤之午律居子律之中心即所謂水

午

胎在此陰陽互藏其宅之旨非凡近所能識測

六陽律黃太姑蕤夷皆爲調首獨無射不爲調首者以無射迫近黃鍾故亦若大呂迫近黃鍾不獲一用不再用爲皆隨其凌遏也太簇亦近黃鍾與無射何異太簇得爲調首而無射不得者太簇近而仰承黃鍾于下無明近而凌迫黃鍾於上亦自不同也然無射亦曷嘗不爲調首不見此圖加環無端如轆轤轉運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尾上下四方縱橫反覆皆可爲首皆可爲尾若以變圖反而觀之則無射即第二猶謂首安見其不爲調首也且豈惟無射設以圖東向觀之即陰律大呂夾鍾且爲調首設以圖西向觀之即陰呂南呂應鍾且爲調首又何論無射陽律乎仲呂林鍾一實密近黃鍾首故猶留夾輔不出而斥領首調聲循于朝公卿其降重貴盛不猶與外諸侯等埒而且埒出乎其上亦不必以出復藩垣屏翰爲尊也。天數二十有五禮記謂樂者率神而從天樂既從天則樂均分一均但當有宮商角徵羽五調變一調但當有宮商角徵羽五音若采有變宮變徵則每調十音凡五七三十五日乾坤消闔以來有三十

五可以為造化自然之數若乎若并變宮變徵亦立為調每調七音以合七七四十九大衍之數則變宮變徵豈可立調此必不然之說矣今每均五調每調五音五五二十五以合天數二十有五方為正當

黃鐘縱調合四時十二月圖

黃 冬十一月	大 冬十二月	太 春正月	夾 春二月	姑 春三月
太 春正月	夾 春二月	姑 春三月	仲 夏四月	蕤 夏五月
姑 春三月	仲 夏四月	宮 夏五月	林 夏六月	夷 秋七月
蕤 夏五月	林 夏六月	夷 秋七月	南 秋八月	無 秋九月
夷 秋七月	南 秋八月	無 秋九月	應 冬十月	黃 冬十一月

此調第一調羽聲已爲三月姑洗矣而第二調變宮太簇爲宮第二調羽聲已爲五月蕤賓矣而第三調復以三月姑洗爲宮第三調羽聲已爲七月夷則矣而第四調復以五月蕤賓爲宮第四調羽聲已爲九月無射矣而第五調復以七月夷則爲宮下視之[illegible]以陰陽之進不知陽氣以漸而高則律呂以漸而[illegible]之間[illegible]而不陽[illegible]陽氣已盛故當以姑洗爲徵春分陽氣[illegible]當以蕤賓爲角[illegible]陽[illegible]商故當[illegible]之理[illegible]火[illegible]環無端[illegible][illegible]制首音用黃鐘[illegible]不用大[illegible]運[illegible]太和[illegible]行[illegible]時育民。

黃鍾縱調合二十四氣圖

冬至 黃	驚蟄	小滿	立秋	霜降
小寒 大	春分 夾	芒種	處暑	立冬
大寒	清明 姑	夏至 (宮)	白露	小雪
立春	穀雨	小暑 林	秋分 南	大雪
雨水	立夏	大暑	寒露 無	冬至 黃

一歲十二月一月二氣一歲二十四氣必如此圖二十五音除虛中不用、以二十四音分配二十四氣、方有安頓、若如古前每調三十五音。則除虛中及二十四音之外。其十音何所歸着。亦悖於造化甚矣。

黃鍾縱調合乾坤二策圖

此圖外重大餘凡一百小餘凡七十二再倍之即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以七十二三倍之即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　合此圖外重內重積數得一百四十一寸三分加體數三分即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

黃九寸	太七寸九	姑五寸七	蕤三寸九	夷五寸
大八寸七	夾六寸九	仲四寸七	林四寸二	南六寸
太七寸九	姑五寸七	宮三寸九	夷五寸	無七寸二
夾六寸九	仲四寸七	林四寸二	南六寸	應八寸[illegible]
姑五寸七	蕤三寸九	夷五寸	無七寸二	黃九寸

此圖用九者二凡二九一十八用八者二凡二八一十六用七者四凡四七二十八用六者四凡四六二十四用五者六凡五六成三十用四者四凡四四一十六用三者三凡三三成九共一百四十一加體數三分即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

縱橫二十四調合八卦之圖

八卦陽爻十二故縱調亦十二八卦陰爻十二故橫調亦十二陽爻相連故縱圖黃大太夾姑仲蕤林夷南無應亦相連

陽陽陽　陰陰陰

陰陰陽　陽陽陰

陰陽陰　陽陰陽

陽陰陰　陰陽陽

陽爻相間故橫圖黃太姑蕤夷無大夾仲林南應亦相間皆自然與八卦相合

與黃鍾一均以次則其餘黃鍾君律故得正宮正商○此圖宮調三十八寸二分商調三十九寸一分角調二十三寸五分由多而漸少與曆自冬至升自後陷

縱調正音清音合天數二十有五圖

由少而漸多相合

黃 九寸	大 八寸七	太 七寸九	夾 六寸九	姑 五寸七
宮數少	宮數多	故此調為宮		
太 七寸九	夾 六寸九	姑 五寸七	仲 四寸七	蕤 三寸九
商數少	商數多	故此調為商		
姑 五寸七	仲 四寸七	蕤 三寸九	林 四寸二	夷
角數多	角數少	故此調為角		
蕤 三寸九	林 四寸二	夷 五寸	南 六寸	無
徵數多	徵數少	故此調為徵		
夷 五寸	南 六寸	無 七寸二	應 八寸一	黃 九寸

商調二十三寸五分徵調二十六寸二分羽調三十五寸四分由少而漸多與曆自夏至升自姤遞由少而漸多相合○其法長多寡之序不失不紊長為得正故此　謂之君律

縱調上宮下宮合地數三十圖

上宮　上宮諸調惟此十五調五音多寡之數皆順次序

黃鍾宮　黃鍾商　大呂宮　太簇宮　姑洗羽

仲呂羽　蕤賓徵　蕤賓羽　林鍾徵　夷則角

夷則徵　南呂角　無射商　無射角　應鍾商

下宮　下宮諸調惟此十五調五音多寡之數皆順次序

黃鍾徵　黃鍾羽　夾鍾徵　太簇角　太簇徵

夾鍾角　姑洗商　姑洗角　仲呂商　蕤賓宮

蕤賓商　林鍾宮　夷則宮　無射宮　應鍾宮

審音第九

如余說似當今字必如其音今音必如其字然後音正而前代律皆不然即風雅頌亦不然則又不知其何故之以也

定律音 ○余嘗疑古樂調徒强名爲此律而其實非此律徒强名爲此音而其實非此音即儀禮通傳樂譜如鹿鳴之我有嘉賓首章則我爲蕤有爲林嘉爲應賓爲南次章則我爲林有爲南嘉爲應賓爲黃卒章則我爲蕤有爲南嘉爲應賓爲南如魚麗之君子有酒首章則君爲蕤子爲林有爲應酒爲南次章則

君爲蕤子爲林、有爲蕤、酒爲姑、三章則君爲蕤子爲姑、有爲林、酒爲南、設果屬周樂譜、又安能必此音即此字。設此者非此字。此字非此音。又惡用此字譜爲耶。皇極聲音之學康節所得于其父天叟老人者其法雖未嘗不佳然其以多艮千刀妻宮心等八十二字爲聲、以古黑安夫卜東乃走思等一百三十二字爲音、則不無失之瑣屑、拘僻了義世多重之然其以見溪羣疑等三十六字爲母、既不能若康節之一百二十五字可以知來又不能若彼華嚴之二十四字可以生一合二合、將安所用此思謂月盡於十二律

盡於十二、即天地元會之大運亦不過盡於十二、黄大太夾姑仲㽔林夷南無應十二字、此即聲音字母、萬變之音可以此十二字包舉而盡、乃康節必欲以一百二十爲母、胡僧必欲以三十六字爲母、何其煩耶、今若不從劉韵而一奉　洪武正韵爲正、以十七陽十七養十七漾六藥（陽之入聲）屬黄、以十四歌十四賀十四箇屬大（大讀作滯）以六皆七灰六解七賄六泰七隊屬太、以十五麻十六遮十五馬十六者十五禡十六蔗屬夾、以四魚五模四語五姥四御五暮屬姑、以一東一董一宋一屋（東之入聲）屬仲、以二支二紙二寘屬㽔

以八眞二十侵八軫二十寢八震二十沁二質眞之入聲入緝侵之入聲屬林以三齊三薺三霽屬夷以九寒十刪十一先二十一單二十三鹽九旱十産十一銑二十一感二十二琰九翰十諫十二霰二十一勘二十二豔三曷寒之入聲四轄刪之入聲五屑先之入聲九合單之入聲十葉屬南以十二蕭十三交十九尤十二條十三巧十九有十二嘯十三效十九宥屬[illegible]以蕭爻屬無說見後以十八庚十八梗十八敬七陌庚之入聲屬應則萬變之音聲此一十二母已盡又安用三十六母為耶夫造化有常變有錯綜陽之為黄灰之為太麻之為夾魚摸之為茹東

之爲仲支之爲麩齊之爲夷寒先之爲南此常體也蕭尤本異韵而合之以爲一林應本同韵而分之以爲二此則得之於造化之錯綜乃變體也麻遮疑若一韵而正韵必分之以爲二魚模尤疑若一韵而正韵必分之以爲三寒删先覃鹽疑若一韵而正韵必分之以爲五何獨至於林應而疑之若謂寒删先覃鹽乃五韵尚不過合之於一南貞庚但止三韵恐不當反分之爲林應則同異分合之故此惟造化能知之今黃大十律已無不齊歸於宋字歸於音而獨林應以一音分爲二律此必毫釐千里有必不可合而

必不可不分者彼造化已自剖判而豈人所當置喙是故知林應必二音無疑也

高皇帝曰韵學起於江左殊失正音有獨用當併爲通用者如東冬清青之屬亦有一韵當析爲二韵者如虞模麻遮之屬若斯之類不可枚舉於戲　大聖人之作爲其度越尋常萬萬自正韵作而了義所爲說遂不得行今誠一從洪武正韵被之於樂愚不憂胡音之足以亂華矣　正梵音

絃不七不足以成五音琴必七絃自有定義已然矣南風之詩字不過十有四律不過用八第取其五絃已

足可用大呂解則用大簇風用仲呂蕤賓用林鍾之兮以時用夷則南用南呂吾阜用無射倡用應鍾此大舜撫琴膝間可奏。從容易簡。聊以見聖心之順適。記所謂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正謂是耳。設奏於郊廟意必七絃。絃不七即五音不備。不足以成樂。舜琴五絃而樂記謂之作。是七絃乃常制。而五絃則新制。即舜亦不過偶一爲之。安可謂七絃至武王始增也。若天地之五音本七。而羲農可裁而爲五。羲農之五音本五。而武王可增而爲七。則包犧之八卦。文何以不增而爲九。神禹之九疇。箕何以不減而爲八。世儒見樂記有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而不達其作

字之意又見武王用七律伶州鳩有七列七同之說而後世中琴皆七絃求其說而不得遂謬云周有七律增琴爲七絃。（淮南詮言訓注）而延壽京房康成輩求七音不得。遂强以變宮變徵當之。是何樂之不幸而此說更千載猶然未去耶。蘇夔李照陳暘欲去二變眞吾所願從游。顧第言當去而不指言其所以爲非。令天下不服。願天下萬世更思三子之言而幸無以爲罪也（審琴音）

東周而後新聲代變。浮聲詭異之徒皆各以己意增損先王之器。故器變而後音變。安知世所傳琴瑟鍾

磬界一皆先王舊制不耶不然太師之適齊少師之入海彼何爲者也琴說